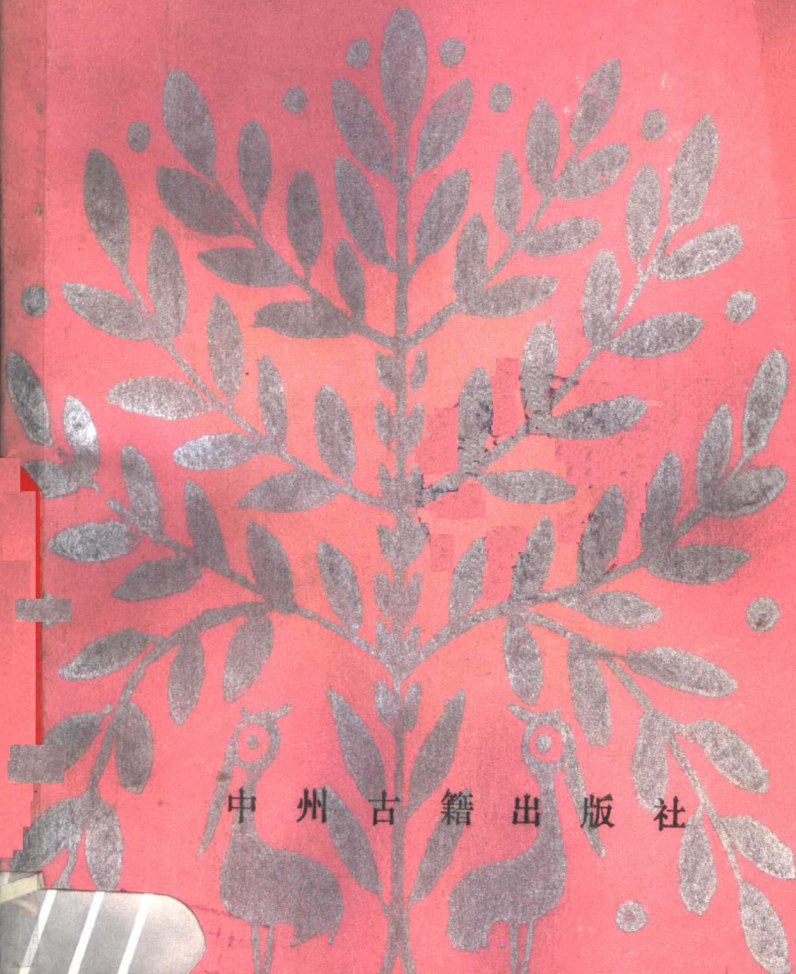


汉书艺文志序

译注

(汉)班固 撰 马晓斌 译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汉书艺文志序译注

〔汉〕 班固 撰

马晓斌 译注

•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古典目录学及学术思想史上都是极有价值的历史篇章。本书作者积数年之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最新成果加以译注,译文浅近流畅,注释详尽明晰,且运用史源学的方法广加引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本书适合广大文史工作者及高校文科师生学习与研究之用。

汉书艺文志序译注

马晓斌

责任编辑:郭孟良

责任校对:温向苏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 金水 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插页3.25印张 65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5348-0289-X/K·56 定价: 1.50元

序

中国汉族上层社会学术文化是综合性的，不以分科别类见长，而以一本万殊见用。其总根源可以说当属六经，六经亦称六艺，汉刘歆《七略》中有《六艺略》。孔子《论语》中并无以六经教弟子的记载。六经之名及其性质可从《礼记·经解》知其大略。它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几乎都是谈为人和为学的。但这《诗》、《书》、《乐》、《易》、《礼》、《春秋》之名和次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本的。其后《隋书·经籍志》逮及清《四库全书》，莫不仿此。即此一端，可知班固《汉书·艺文志》传播汉族上层社会学术文化的功绩了。

汉族上层社会学术文化的主旋律，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为轴心的中国传统的主体文化。从西汉到清代两千多年中，儒学自身虽有不少变化，但其轴心没有变。研究中国文化史，如果不研讨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儒学为轴心的传统，那是难以想象的。对这个传统的再探讨，对孔子的再认识，不是没有必要。任何传统都有合理的和可延续的东西，当然也有顽固和保守的因素。我们的方针是批判继承，不应只有发扬而无取舍。要知道没有扬弃，就不可能有发展的。现代化并不等于完全抛弃传统。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发

展，都离不开继承、吸收和创新。这是文化自身运动的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反思和超越，特别是对源远流长的汉族上层社会学术文化重新进行全面系统的认识和科学合理的评价，以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参考和依据，我谨建议青年学人好好地读一读班固的《汉书·艺文志》。

在中国，目录之学，由来已久。而以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最为宏通。以后国史之作，多仿班氏，遂有目录之志。这种志书，将群籍部次甲乙，条别异同，足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能使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故又为治学的门径。近代高中以上学校，多列为必修课，莫不以《汉书·艺文志》为问津捷径。“术业有专工”，阅读古代目录学要籍《汉书·艺文志》实为基本功。惟《汉书·艺文志》文古难读，今幸有马晓斌君为之译注，译笔流畅，注释明晰，确为整理古籍的要项，便利读者的检阅。这是马晓斌君对治学入门的奉献，故乐为之序。

八十学人严学宥

1989年2月6日于喻家山麓春蚕室

前 言

今天，在我的知识同侪中，研读《汉书·艺文志》的人已为数不多。一因它是历史篇章——在工业化世界里，人们越来越盯着眼下或者未来，而对那即便是光辉灿烂过一阵子的历史已无多大兴趣；再者，它既非正史中的“纪”，也不是“传”——没有人物、没有形象，更谈不上个性和生动，它只是“志”，即“记录”——书目的记录。《汉书·艺文志》被冷落了。

然而，凡与先秦学术有关的论著，几乎无一例外地涉及《汉书·艺文志》。它既能“辨章学术”，无论是《易》、《书》、《诗》，还是《礼》、《乐》、《春秋》，无论是儒、道、阴阳，还是法、名、墨，都分辨得明明白白；又能“考镜源流”，无论是《论语》之源，还是《孝经》之流，无论是纵横之本，还是杂家之末，都一一考证清楚。就这两点而论，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既称得上目录学名著，同时也是一部学术史。

它“因《七略》之辞”，“删其要，以备篇籍”，即在形式上，依据刘歆的《七略》，删除其中的《辑略》（《汉书·艺文志》后并缺），在内容上，把《辑略》的总序列于六略之前，大、小序列于六略及三十八种之后。在分类著录方

面，它不仅保留了《七略》中六略三十八种的体系，而且各类著录的书籍也基本上保持原样，增加的只是刘向、扬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即《七略》完成以后写就的著作。

到了晋朝，荀勖著《中经新簿》，改以四部分类：甲部（六艺、小学）、乙部（古诸子、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史记、杂事、皇览簿、旧事）、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唐朝魏征的《隋书·经籍志》，径去甲、乙、丙、丁之号，代以经、史、子、集之名。它以四部为纲，更分细目，从而开创了后来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晋、隋期间，一部分人用四类，另一部分人则仿效《七略》，以“七”命名自己的书录，如宋王俭的《七志》、梁阮孝绪的《七录》等，它们基本上都沿用了《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法。

《汉书·艺文志》还开创了根据皇家藏书目录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以后的《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乃至《清史稿》中，均编有《艺文志》（或称《经籍志》），给后人留下了一朝藏书或一朝人著作的记录。它的功劳，正如郭沫若先生指出的那样：“可考察当时文化发展情况之一斑。”（转引自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合编：《目录学概论》）

《汉书·艺文志》不仅以它分类的魅力成为“目录学家的宝典”（朱自清《经典常谈》），还以它对一切学术根源的考镜，屹立在中国学术史上。在校雠方面，它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

“悔亡”（《六艺略·易》）；“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六艺略·书》）。可见《汉书·艺文志》不只着重于书籍的版本、源流，也更进一步地探讨了书籍的内容及学术价值。

对于辨伪工作，《汉书·艺文志》同样给予充分的注意。比如，在《诸子略·农家》中著录《神农》二十篇，班固自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这里，对《神农》这部伪书，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这完全是由于古代某些作家喜托古人以抬高著作价值的缘故；又如，《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道家》中，著录《文子》九篇，班固自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在《诸子略·小说家》中，著录《伊尹说》二十七篇，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鬻子说》十九篇，注云：“后世所加”；《师旷》六篇，注云：“似因托也”；《务成子》十一篇，注云：“称尧问，非古语”；《天乙》三篇，注云：“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四十篇，注云：“迂诞依托”……这些都说明《汉书·艺文志》的作者不仅能够认清材料的性质，还能够辨明材料的真伪，从而鉴别了那些“不能作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郭沫若《十批判书》）。

另外，《汉书·艺文志》对后人的辑佚，也是功不可没的。它往往征引古书——尽管常有改变、不一定全系原文，

却是辑佚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于训诂，《汉书·艺文志》更有自己的见地：“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六艺略·书》）它认为，句读的基础在训诂，其标准应象《尔雅》一样既切近又规范，那么，今人可在正确解释古文的基础上达到理解的程度。

《汉书·艺文志》在学术上的最高贡献，莫过于阐发《易》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了。在《诸子略》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这里，把“各引一端”的九家学术，放到一个广阔的背景下去研究，认为，它们万变不离其宗，它们异中有同。

的确，学术思想常常是由混沌而明朗的。西周以前，学术笼统，也无派别之分，原因就在于研究的精度不够。东周以后，社会日渐复杂，人的思想也随之发展。在科学发现方面，各个领域涌起的研究者，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人。然而，他们一旦“崇其所善”，忽略其他领域的重要，弊病也就显露出来。若非高瞻远瞩之辈，不免囿于一隅。诸子争鸣，互相攻讦，盖由于此。《庄子·天下》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闾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说的就是诸子百家既有所明，亦有所

蔽。班固登高望远，一语破的，极主学术之事的分工协力——只有分工，才能精益求精；只有协力，才能集思广益。所谓“相灭相生”、“相反相成”，正是这种对立关系的高度统一，因而，充满着辩证的思想。照钱钟书先生的话来说，班固“即异见同，以支离归于易简，非智力高卓不能。”（《管锥编》）

综上所述，《汉书·艺文志》是学术价值很高的历史文献；那么，“不通《汉艺文志》（即《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清金榜语）就是有一定道理的了。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译注了《汉书·艺文志》。已故顾实先生的《汉书艺文志讲疏》给我诸多启发；同时，益发怀疑“一般读过古汉语的人都能看懂《汉书·艺文志》”这句话的可靠性，因为它低估了《汉书·艺文志》的学术价值，何况有些地方的译注事实上是极端困难的。

兹任意举示一二：如《兵书略·兵形势》中，有“后发而先至”条，历来注家均无更深阐发。实际上，此为战略辩证法——“后就是先”（Later is earlier）。拙稿除予以详注，另引史籍所载黄帝阪泉三战炎帝，然后得志；曹刿长勺待齐师三鼓而后发；晋师城濮退避三舍而后发；周亚夫坚壁昌邑；李牧将雁门等，作为例证。另《数术略·形法》有：“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对于这句话，前贤理解不同、标点各异。拙稿除予以正确的标点，还给以恰当的分析（详见书后附录）。

拙稿的较大努力在于吸取80年代最新研究成果，并辅以浅近流畅的今译，使深奥难懂的许多问题焕然冰释。

拙稿的最大努力在于运用陈垣先生倡导的“史源学”，不仅注明引文、故事的出处，还对人物逐一考证，弥补了前贤的不足。

本书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并参照了中华书局新标点本；同时，鉴于《汉志》著录部分前人研究和考辨已很多，而其小序部分文古难懂，且富学术价值，故本书仅对小序加以译注，未及著录部分，这是需要向读者特别说明的。

著名语言学家、中国语言学会顾问严学窘教授于八十高龄，不仅关心拙稿的出版，还欣然允予作序，在此，谨致深挚的谢意。

马晓斌

1989年春于华中理工大学

目 录

序

严学窘

前言

一、总序	(1)
二、六艺略	(6)
三、诸子略	(37)
四、诗赋略	(55)
五、兵书略	(60)
六、数术略	(66)
七、方技略	(80)
附录一：《史》、《汉》句读商榷二则	(87)
附录二：主要参考书目	(89)
后记	(91)

一、总序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①，”故《春秋》分为五^②，《诗》分为四^③，《易》有数家之传^④。战国从衡^⑤，真伪分争^⑥，诸子之言纷然骛乱^⑦。至秦患^⑧之，乃燔灭文章^⑨，以愚黔首^⑩。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⑪，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⑫，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⑬！”于是建藏书之策^⑭，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⑮皆充秘府^⑯。至成帝^⑰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⑱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⑲、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⑳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㉑，侍医李柱国校方技^㉒。每一书已^㉓，辄条其篇目^㉔，撮其指意^㉕，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㉖。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㉗，故有《辑略》^㉘，有《六艺略》^㉙，有《诸子略》^㉚，有《诗赋略》^㉛，有《兵书略》^㉜，有《术数略》^㉝，有《方技略》^㉞。今删其要^㉟，以备篇籍。

〔译〕从前，孔子死了，就断绝了精微要妙的言辞，七十二个弟子亡了，就违背了正道，所以，《春秋》分成了五部，《诗》分成了四家，《易》有几家流传。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真假难分，互不相让，诸子的文辞混乱纷纷。秦始皇对这种情况感到忧虑，于是烧光文章，使人民愚昧。汉朝兴起，一改秦朝的败局，大收书籍，广开私人献书的门路。到武帝时代，书简缺失，礼坏乐崩，武帝喟然声称：“我很忧伤啊！”于是制订收藏书的计划，设立抄写书的官吏，下及诸子和传述、解说经义的书，全部充实到皇室藏书的地方。到成帝时代，因为书籍散逸得很严重，就派遣谒者陈农在全国收求失落民间的书，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的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法的书，太史令尹咸校天文历法、五行占卜的书，御医李柱国校医药、卫生的书。每一本书校毕，刘向就分条列举这些书的篇章目录，摘取旨意，抄录下来，奉献给皇帝。到刘向去世，哀帝再派刘向之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完成父业。刘歆于是聚合群书，奉献他所著的《七略》，所以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我现在删去它的《辑略》，使书籍体例完备。

〔注〕①“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书·楚元王传》作：“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仲尼，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造者。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没，通“殁”，死亡。微言，精微的言辞。后用“微言大义”泛指精微的语

言中所包含的深刻意义。七十子，指孔子的学生。七十，举成数而言。《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孔子）传指。”又，《孔子世家》：“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乖，违背。

②《春秋》分为五：《春秋》，鲁国史书，上起隐公元年（前722），下止哀公十四年（前481）。相传孔子对它作过整理。分为五，汉代传《春秋》一书的有五家，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邹氏传》、《春秋夹氏传》。

③《诗》分为四：《诗》，即《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共三百零五篇。分为四，汉代传《诗》的有《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四家。

④《易》有数家之传：《易》，又称《周易》，我国古代占卜书。分经与传。经有卦、卦辞、爻辞三部分；传有十篇，是对经的解释。有数家之传：汉代传《易》的有《施氏易》、《孟氏易》、《梁丘氏易》、《京氏易》及《费氏易》、《高氏易》等。

⑤从衡：同“纵横”。“合纵连横”的简称。《史记·六国年表》：“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

⑥真伪分争：战国时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都自称是儒墨的真传，而攻击别派是假的。

⑦诸子之言纷然戢乱：诸子，指先秦至汉初的各家学者或其著作。戢，“淆”的异体字，混杂。

⑧患：忧虑。

⑨燔（fán）灭文章：指秦始皇焚书之事。燔灭，烧尽。

⑩黔首：战国及秦代对人民的称谓。颜师古注：“秦谓人为黔首，言其头黑也。”

⑪篇籍：书籍。

⑫孝武世：孝武，汉武帝刘彻。孝，谥号的一部分。颜师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汉书·惠帝纪》注）世，时代。

⑬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zhèn）甚闵焉”：《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前124）六月诏曰：‘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汉书·楚元王传》：“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简脱，即“脱简”。古书刻写在竹木简上，简片有散失，叫“脱简”。礼，泛指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乐，音乐。坏、崩，毁坏。圣上，指汉武帝。喟然，叹息状。朕，古时为自称之词，从秦始皇起，才专用为皇帝的自称。《史记·秦始皇本纪》：“天子自称曰‘朕’。”闵，通“悯”，忧伤。焉，语尾助词，表感叹。

⑭藏书之策：藏，通“藏”，储藏。策，计划。

⑮传说：传述经义和解说经籍的书。

⑯祕府：祕，“秘”的异体字。秘府，皇室藏书之处。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祕室之府’。”

⑰成帝：汉成帝刘骘。公元前32年至前7年在位。

⑱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使，派遣。谒者，古官名。掌进见宾客之事。陈农，不详。求遗书，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八月。

⑲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诏，皇帝颁发的命令文告。《史记·秦始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光禄大夫，古官名。与谏大夫、太中大夫等同为掌议论之官。刘向，（约前77—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原有《刘向集》六卷，已散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经传，儒家典籍经与传的统称。经文简奥，义有难明，作传以阐明之。

⑳步兵校尉任宏：步兵校尉，汉时军职之称，略次于将军。京师屯兵八校之一。任宏，亦名任伟公。

㉑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史令，古官名。秦汉设太史令，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尹咸，生平不详。数术，指天文、历法、五行、

占卜、相法等方面的书。

②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侍医，御医，皇帝的医官。李柱国，不详。方技，指医药、卫生等方面的书。以上四人校书，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八月。

③已：完毕。

④条其篇目：条，分条列举。篇目，篇章目录。

⑤撮（cuō）其指意：撮，摘取。指意，旨意，要点。

⑥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哀帝，汉哀帝刘欣。侍中，汉代宫内的近侍官，在皇帝左右伺应杂事。不是正式职官，汉代名为加官。奉车都尉，掌陪奉皇帝车舆。为皇帝亲臣。歆，刘歆，（？—23年）西汉末年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目录学家、天文学家。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原有《刘歆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刘子骏集》。为纪念刘歆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国际天文学会于1967年决定，以刘歆命名火星环形山。卒，颜师古注：“终也。”

⑦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总，聚合。《七略》，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著作，在我国目录学史上有重要影响。《隋书·经籍志》著录七卷，已散佚。清严可均《全汉文》存辑本一卷。略，大要。事在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春夏间。

⑧《辑略》：《七略》的总书目提要。

⑨六艺：即“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

⑩术数：一称“数术”，见注⑪。

⑪删其要：删，去掉。要，指《辑略》。